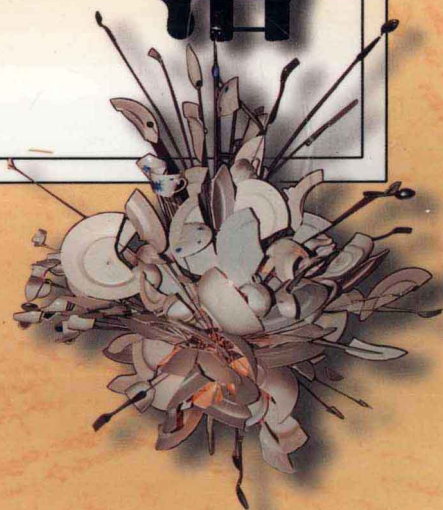


梦里花落



○遥远的石榴花○距离○被时间碰伤○夜凉如水○哈巴狗○酒话○也说吃文化○往事○俱怕节日○享受男人○平平淡淡才是真○思考的深度○待人的自私○

许俊德 / 著

MENGLIHUALUO

北方文艺出版社

梦里花落

许俊德 /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安 璐

梦里花落

Mengli Hualuo

许俊德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 字数 200 千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ISBN 7-5317-1244-X/I · 1180 定价：12.00 元

目 录

梦 里 花 落

穿越一九九六	3
冬夜听雪	11
梦里花落	15
遥远的石榴花	22
距离	28
姑姑	34
妹妹出嫁了	38
外婆,一个童年的记忆	41
故乡	45
悠悠乡情	49
被时间碰伤	57
黄瓜的记忆	61
小人书	63
萍	65
燕	69
薇	71
走向大学	73
江北,那片阳光	83
夜凉如水	99
月色苍茫	101
去了一趟孔子家	103

正史背后

在正史记载的背后·····	109
享受男人·····	112
乐不思蜀·····	115
章邯之死·····	117
水清无大鱼·····	120
想起王莽·····	123
武则天的悲哀·····	124
诗人李煜·····	128
女人的嫉妒·····	137
上帝的心·····	141
花前月下一词人·····	143
思考的深度·····	147
无情未必真豪杰·····	150
诗人的自杀·····	152
痛苦的价值·····	154

随感随录

诠释·····	161
黑白及其它·····	165
秋天的叶片·····	168
名字·····	170
朋友·····	171
七十年代生人·····	173
关于信·····	175
哈巴狗·····	177
酒话·····	179

理解与尊重·····	181
虎年说本命·····	183
也说吃文化·····	185
厨房·····	187
淡泊一切·····	189
感谢诗歌·····	191
“文学名人”的困惑·····	193
我不姓许·····	195
面对功利·····	199
入会·····	201

消 费 时 代

“送人”有感·····	205
何为成功·····	207
莫以得失论人生·····	209
平平淡淡才是真·····	211
贪欲：南柯一梦·····	213
“爷”与“孙”的辩证·····	215
三十絮语·····	217
往事·····	219
过年·····	221
节日的心情·····	223
惧怕节日·····	226
生命倒计时·····	228
善待生命·····	230
活着不易·····	232
退休·····	234
漫说忙与闲·····	236

想起死亡.....	238
消费时代.....	240
交际与交流.....	242
时装表演.....	244
说说电视.....	246
庸俗的婚礼.....	248
闲话情人节.....	251

梦里花落

穿越一九九六

走在一九九六年平坦的水泥路上，仰视一九九六年火热的太阳，我感受到了光阴如记忆中的泥鳅从童年的手中滑出。一九九六年所有的时间，如同空气中的氧被我自然地消费掉。当我选取二十世纪末一个能回望来路的制高点，俯视一九九六年匆忙的脚步，我看到生命如电视屏幕上一个稍纵即逝的噪波，并再次感到了生命的脆弱和不堪一击。我对一个朋友慨叹：生命的存亡，在一九九六年不是一步之遥，而是一纸之隔。

那个我生活、工作十多年的老采油厂，在我即将离开她的时候，我的一个很要好的工人朋友傍晚开车办私事，在一条僻静的油田公路上，把一个打工妹撞飞在路边茂密的苇丛旁。消逝的生命和茂盛的芦苇构成了强烈的对比。我想起在干涸的土地上，铁铧犁出的纵横交错的苇根，那种生命的倔犟是人无法相比的。

朋友被那一瞬间的惨相吓慌了。他首先想到了自己的生存。他忘记了法律和一切，开着被撞碎风挡玻璃和一个车灯的车逃跑了，他觉得这样才能保住自己的命。他自费安装了风挡玻璃和车灯，以为没人发觉他的行踪，他太天真了。第二天，他就被找上门来的警察吓慌了手脚。

当我的目光穿过一九九六年透明的空气，回望我这位朋友的经历时，我相信我这位朋友此生是不该开车的。朋友最初是管工，干了四五年就干不下去了。他一看图纸就头疼。给管线下料，

不是大了就是小了。那时，队里没别的车，只有一台大胶轮，朋友向队长要求开胶轮。在宽阔的大草甸子上，胶轮后面的拖斗竟刮在了一个水泥电线杆上，电线杆硬是被削掉一块水泥。后来，队里来了一辆电焊吉普车，朋友又开电焊车，没几天，车翻进了沟里。在我离开那个队时，朋友已不再开车，仍当管工，队长实在信不过他开车的手艺。没想到十年之后他又开上了车，并最终因肇事而进了谁都不愿去的地方。这是否就是命运？

一九九六年，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和一位同事被车祸毫无保留地掠走了生命。这位中学同学毕业十八年一直没谋面。回忆起来，我们还算是比较谈得来的。至今还能清楚地记起他高高的个子，黑黑的脸庞。同学们都叫他黑子。黑子说话稍口吃，并不影响思想及情感的表达。

走上社会，你忙我也忙，为名为利熙来攘往，自然谁也难以想起谁。一日，曾是班长的女同学敏突然打电话告诉我，说黑子下海了，效益相当不错。黑子说约几个说得来的同学聚聚。敏留下了黑子的电话号和传呼号，要我直接和他联系。给黑子的电话没打通，但传呼的信号黑子收到了。黑子回了电话。电话中彼此并没表现太多的惊喜，例行公事似的互相询问了各自的工作情况。黑子在某供应处承包了一个汽车配件商店，并告诉了我店址。我马上想到了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有好几家汽配商店。我曾在其中的一家给单位买过刹车片，回单位一看，是用过的，只不过换了包装。后来去找，对方死不承认。黑子听了，热情地说，哪天你再来一趟，我给你退。我说，算了，反正单位结算。

我就一直等着黑子或敏的聚聚的电话，一直未等到。几个月不知不觉过去了。时光之舟把我载入了一九九六年。一九九六年初春的一天，接到敏的电话，告诉我，黑子被车轧死了。

黑子承包那个商店前，商店并不赢利。黑子承包一年，给单位上缴三十多万元。新年伊始，单位领导班子换了，新领导不让

黑子再包那个商店,那个店由别人包了。黑子也没安排新的工作岗位。工资奖金一分不少,就是没岗位,没活干。黑子想不开。黑子很苦闷,黑子觉得这世界太他妈的不公平。真应了古人那句话:一朝天子一朝臣。

一日晚上,苦闷的黑子去一个朋友家喝苦闷的酒。两人喝到十点才散。都喝多了,黑子的朋友自然无法送黑子。黑子摇摇晃晃地下楼,打着响亮的酒嗝,边走边说,没事,再喝一瓶也没事。人生就那么回事,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没酒再、再、再买。到了公路旁,清凉的风并没有把黑子的头吹清醒。公路上明亮的车灯来来往往,在黑子的眼里如天上闪烁的星星。

黑子摇摇晃晃横穿公路时,两台车一前一后飞驰而来,直奔黑子。第一台车撞倒了黑子,第二台车从黑子身上轧了过去。之后两台车都消失在夜幕中。大约零点左右,死去的黑子才被人发现。黑子的衣兜内有自己的名片以及地址。这些都是敏在电话中告诉我的。那两台车一直未能查到。敏感到愤愤不平,她觉得黑子死得太冤。

一九九六年,作为上帝发放给黑子生命中的一部分时光还没有被黑子花掉,就这样浪费掉了。

我的那位三十七八岁的同事同黑子一样,还没有穿过一九九六年三百六十五个日夜的航程,就告别了人世。

她是从党校学习回来的路上遇祸的。白色轿货里坐了五个人,她坐在后排靠边。车行驶在东风通往杏南油田的东干线上。中午十二点左右,因为会车,白色轿货折了两个个儿落在了路边的沟里,车玻璃碎了。一块尖尖的玻璃扎进了同事的大脑,同事当即死亡。其他人都受了伤。

我得知同事死亡的电话后,突然觉得时间停止了。我一点不敢相信。一个不到四十岁、身体健康生命力旺盛的人,早上还高兴地坐车去党校上课,再坚持一年大专文凭就到手了,中午就永

远停止呼吸了。我突然感到生命太不堪一击了。一块小小的玻璃就能使一个强大的生命致死。你说这能让人想通吗？

上午听完课，有人曾提出吃完午饭再回去。有人不赞同，说回家吃吧。如果中午在饭店吃饭，避开十二点那个有点邪恶的时光，灾难能躲过去吗？我不敢说。如果命中注定有一场劫难，它注定会出现，也许只是出现的形式不同吧？

同事出事儿时，我已离开了那个单位。这也是一九九六年我人生旅途的一次小转折。在那个比较偏远的采油厂我工作了整整十六个年头。十六年前，我技校毕业被分配到刚开发的太北油田时，刚刚十八岁。当时那个艰苦的环境让我无限想家。许多同学很快陆续调回中区，我只能在心里羡慕他们。回到中区，回到父母身边，这美好的愿望一直在我的心中埋藏着。但我无法实现它。我由太北油田转到杏南油田，娶妻，生子，仿佛在机械地履行着人生的义务。十六年后，当我漫步在楼房林立的龙南，已找不到十六年前的感觉了。找不到的还有十六年前的那片沙果林。在春天开花的季节，我曾在林中留过影。变化的龙南是大庆油田的化身，龙南的意义已超出了龙南自身。大部分中学同学都工作在龙南和让湖路这块区域内，十六年，我已和其中的大部分失去联系。我的回归是悄然的，没有同学知道。

在我离开那个工作了十六年的采油厂没几天，同事就出了车祸。同事是那个采油厂有线电视台的老播音员，前一年刚从播音岗位转到节目制作岗。有线电视台的前身是电视差转台，那时归宣传部管理。十年前，我调到宣传部当宣传干事，就认识了她。有线台最初只有她一个女人，大家都开玩笑地叫她“茄子花”。我到有线台后，曾因为工作上的事和她发生过争吵。但我还得承认她对工作的负责精神。

在她火化的前一天晚上，我赶回老单位，和老同事们一起去木器厂为她取棺材。棺材是纤维板做的，用它放尸体，运到殡仪

馆后就烧掉。我们把棺材拉到太平房，把里面贴上黄纸。她的尸体就停放在太平房外间，头前燃着油灯。我走到她身边，掀开蒙在她头上的布，最后看一眼她的遗容。遗容非常安详，像永远的沉睡。

快五十岁的首任台长每每忆起有线台第一次开播时因为没有经验，播音员没化妆，后来用红印泥涂了嘴唇的事，就慨叹不已。

同学和同事的突然离世，让我的心里再一次承受了死亡的冲击，让我充分理解了“命比纸薄”的道理。

在我还没有从生命脆弱渺小的悲叹中清醒过来时，我的大舅哥辉又被死神击倒，差一点没有希望站起来。

辉因治难愈的慢性肾炎而引起高血压。他没当回事。一天早上，他被电话铃吵醒。一位朋友前一天约好了要同他去另一位朋友家。电话原来是放在床头柜上的，大舅嫂怕碰掉就挪到了沙发上。沙发离床稍远，辉欠身去够，脑袋突然一晕，栽到地上，当时昏迷不醒。送到大医院检查，才知是脑出血。幸好地上铺了厚厚的地毯，不然，是不是结局更惨？

辉周六被送进医院抢救，周日已清醒多了。只是左半身无知觉。周一，辉突然又昏迷，做CT后，知大脑出血太多，七十多毫升。医生说必须动手术。我急忙从单位赶往医院病房。我目睹了辉被剃发、被推进手术室又推出手术室的全过程。我亲眼目睹了生命在生死之间游弋的情景。在医院，人的躯体就如破烂的机器和船，接受着医生的修补。生命是什么？生命不是身体上的某一个部件。只要大脑还清醒着，这个生命就存在着。

在医生的手下，人的身体成为纯粹的机器。中年女医生用镊子夹起辉的疲软的阴茎，用酒精棉擦洗龟头做手术前的消毒工作，然后把引尿管插进阴茎。我感到引尿管好像插进了我的身体。我胸闷、恶心。我不得不走出房间，蹲在走廊的地上，让身上

的虚汗慢慢消散，让狂跳的心平静下来。

辉被推出手术室时，浑身冰凉。医生用手拍打或掐辉的皮肤，辉有疼痛的感觉，医生便放心了。

望着昏迷的辉，我想，如果辉的妻子不挪动电话，如果辉的朋友不在那个时间打电话，辉是否就避免了这一刀？我又想，如果辉命中注定有一场劫难，辉能躲过去吗？他即使不晕倒在家里，也许会在车上、在办公室……我相信命运。我相信古人那句话：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是悲观吗？我不承认。

当辉渐渐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我意识到，辉不会有事的。手术前我也曾想到那个从不敢说出的后果：死亡。泪水在我的眼圈打转，我在心里祈祷上苍，辉不会有事，不会。好人应该一生平安。“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愿这话在辉身上应验。

一九九六年的天空、太阳、空气又属于辉了。辉又回到一九九六年宽阔的怀抱。一个人，一生中能跨过两个世纪，是一种缘分。二十世纪没剩几年了，命运应该让好人安详地走完，安详地进入二十一世纪的大门。

我在前面说过，一九九六年是我人生旅途的一大转折。我终于从那个遥远的采油厂回到了中区。在阳光铺展的大街上，我的耳边总是回荡着《回到拉萨》这首歌的曲子。我仿佛变成了那个歌手，背着那把被旅途的风沙抽打的老吉它。

新单位筹建两三年了，一直未批，一九九六年正式借进一批人，以为能批，却迟无结果。熬到年底，不少人原单位已停发工资、奖金。大家都坚持着，相信会有结果的。后来，大家的人事等关系终于进来了。组织上还给一部分人解决了房子。

我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仍和生命有关的，和命运有关的。新单位的惟一的筹建负责人老于，由于高血压引发心脏病，有一天夜里在单位值班时，睡到半夜，突然感到胸闷，心脏狂跳不止，呼吸困难，有断氧的感觉。那一瞬间他的大脑异常清醒，他清楚

地记得他白天往外拨的最后一个电话是打给办公室的。他两眼昏黑摸到办公桌前，摸到电话，摸到重拨键按了下去。接电话的正是值班的办公室负责人老魏。老魏听见老于微弱的气息像苍茫夜空中一丝游动的尘粒：我不行了……老魏飞速跑进老于办公室，把老于扶回床上躺好，立即打通医院急诊室的电话。

年已半百的老于对工作有着强烈的责任感，工作标准高，经常对部下发火，虽然如此，大家还是能理解他。出院之后，人们发现老于脾气好多了。当然有医生的嘱咐起作用，但最主要的是老于突然认识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脆弱的生命在人世短暂的旅行中可能会随时遭遇叵测，被无情地击到。每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上都是不易的，离开也是不易的。既然我们都是偶然来到这个世上，还有什么不能相互理解和体谅的呢？

一九九六年夏天，在新单位，我的四个同事从北安采访回来，中途车后轮胎由于质量问题突然爆裂，车摇晃着栽进沟里。虽然没有人员伤亡，但事后他们回忆起来，有一种从死亡深处逃回的感觉，让人后怕。

当我横穿一九九六年四季的腹地，我无法忘记一九九六年发生的一些大事，它们构成了我拥有的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构成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它们和我们这些个体的生命是密切相关的。一九九六年，中国大陆的云南、甘肃的两个地方发生了地震，造成了人员伤亡。一九九六年，中国的多数地区发生大旱，但并没影响秋季的粮食丰收。这些天灾，人力能阻止吗？一九九六年，中国的台湾当局有闹独立的倾向，大陆一连串的军事演习发挥了应有的效果。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老百姓都不希望打起来。战争造成的伤亡比疾病和天灾会更加严重。

一九九六年是世界大选之年，走上总统宝座的人们，从某种程度上手握主宰这个世界的权力。

一九九六年，世界并不太平。中东的和平步履艰难。局部地

区的战火没有熄灭的迹象。在电视屏幕上,我看到非洲被天灾和战乱驱赶的褴褛的人们,在帐篷下呆滞的目光,可怜的黑皮肤的儿童,我的心很酸。

一九九六年,当死神在我的身边出没,相继击倒一些同事、朋友时,我也担心有一天撞到我的身上。我从心底祝愿世上的好人们一生平安,珍惜生命,享受生活。

一九九六年的每分每秒,已化做各种有形无形的光波,穿过我的四肢,在我生命的截面上,留下一圈清晰的年轮。我的生命也安全穿越一九九六年急速的光阴,成为时光隧道中一粒微尘,被世纪的风雨继续驳打,直到消失。

1996. 6. 28——12. 19